

创作是我人生的幸福所在

——访国家一级编剧、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、漯河市戏剧家协会主席陈解民



个人简介

陈解民，国家一级编剧、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、漯河市戏剧家协会主席。40余年来，她共发表（演出、播放）各类作品800余篇（部）计1000余万字。其中创作文学类作品（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散文、诗歌）450余篇（部）；创作戏剧类作品（戏剧、话剧、小戏小品）300余篇（部）；创作广播影视类作品（广播剧、电影、微电影、电视剧）60余部。在这些作品中，共有100余部作品获省级以上奖项。其中，获河南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9部，3部戏剧进京演出，5部戏剧在全国、全省巡回演出，70余部戏剧、小戏小品、曲艺参加全国及省级戏剧赛事并获奖。9部大型现代戏和22个小戏被广州中童文化公司录制成光碟，在全国出版发行。她本人先后被评为河南省文化战线先进工作者、全省优秀文艺工作者、河南文联系统先进工作者、河南省劳动模范、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等，多次获得漯河市“巾帼建功”标兵、“三八”红旗手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，入选专业技术拔尖人才。



微电影《圆房酒》已拍摄完成，正在进行剪辑。

■文/本报记者 张俊霞
图/本报记者 胡鸿丽

陈解民是漯河文艺界德艺双馨的大家，更是知名的剧作家。天高云淡的秋日，记者见到了久违的陈老师，她一如多年前的恬淡与从容，和蔼的笑容让人顿感愉悦与放松。

陈老师从市文广新局戏工室退休后，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。面对全国各地源源不断的约稿，她仍然笔耕不辍，捧出一部又一部新作，并在各类比赛中屡获大奖。目前，她为参加第三届美丽乡村国际微电影大赛创作的微电影《圆房酒》，正在后期剪辑中。

谈起40余年的写作生活，她说：“我是工人出身，写作机会来之不易，一生所求就是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。”

坚持梦想 从车工到作家

“童年时，父亲就希望我长大后能当一名作家，这也是我自己的心愿。”陈解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，受家庭环境影响，她自幼酷爱读书，各科成绩都很优秀，并在写作方面显出一般的禀赋。然而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身为教师的父亲在“文革”中受到冲击，进而影响到她的求学之路。她没能继续学业，而是在市技工学校学车工，毕业后进入当时的市柴油机厂当了一名车工。

工厂生活是辛苦的，也是快乐的。作为为数不多的知识青年，陈解民还时常被厂里抽出写些激发干劲的广播稿，并一度担任厂里的广播员。

“当时接受的是工人阶级教育，工人工人师傅勤劳苦干、助人为乐、团结奋进的精神时常感染着我，我决心利用自己的才华为社会多做贡献。”陈解民说，她的人生观、价值观正是这个时期形成的，而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和富有时代气息的城市生

活，也成为她日后文艺作品中的重要元素和重点关注对象。

白天上班，晚上写作。生产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从笔尖缓缓流淌——年轻的陈解民没有因为劳累而懈怠自己的作家梦。18岁那年，她在当时的《奔流》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——短篇小说《阵地》。之后，她快马加鞭，陆续发表多篇小说，受到杂志社编辑的重视和读者的好评。

1979年，在文艺创作上崭露头角的陈解民被调入当时的市文化局，专业从事创作。自此，她的创作呈现“井喷”之势：1991年，《攀登无止境》、《“破烂”王》等二十余篇报告文学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前进中的河南企业家》一书发表。1993年，长篇小说《黄埔魂》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；报告文学集《燃烧的胸膛》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1994年，中篇小说集《修女》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；《梨花泪》等三篇中篇小说在《传奇故事》上发表；《丰碑》、《东风原有主》等报告文学在《莽原》发表……

她还创作诗歌百余首，其中包括为河南电视台电视频道成立七周年创作的高篇诗歌《靓丽的洋红色》、为河南电视台建党九十周年“七一”晚会创作的长篇诗歌《七月颂歌》、为市总工会“五一文艺晚会”创作的诗歌《师博》等，并在《民君诗歌集》里选汇成册。

坚守创作理念 自办剧团演出

作为一名文思泉涌、能熟练驾驭各种体裁的作家，陈解民从来没有为写不出好作品而发过愁，却一度为自己的创作理念和作品得不到认可而苦恼。

曾经一个时期，受商品经济大潮冲击，以猎奇、暴力、色情等故事为创作内容的“地摊文学”一度风行，以致一些以真善美为主题、真实反映普通百姓生活的作品受到冷落。“这么多年，我在创作上坚持的根本原则就是弘扬主旋律、传播正能量，所以对社会上的一些负面东西看不惯，更不可能为了发表作品去迎合一些歪风邪气。”陈解民说。对此，一样热爱文学、深深懂她的爱人贾明君感同身受。经过商量，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剧团，把自己创作的正能量戏剧作品排演出来，到基层群众中间演出，同时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清风正气传递给老百姓。

办剧团搞演出，对于两个把灵魂安放在文学殿堂而没有任何从商经验的人来说，谈何容易？为此，陈解民的爱人辞去了公职，零起点学起剧务和市场知识。当时，他们投入全部身家并且借了几千元钱，购买戏服、道具和舞台设备，遍访省内外聘请导演、演员，最终于2002年组建起自己的剧团——银鸽艺术团。谈起爱人对自己的支持，陈解民眼泛泪光：“他当时是团级干部，在文学创作上也很有才华，可是却放下了自己进机关当干部的机会，在创作上与我作伴。我一直很感激他，这些年，爱情的力量一直是我的动力。”

艺术团组建时，正是我国戏剧演出的低潮，不少剧团受市场大潮的冲击举步维艰，不少优秀演员因为没有演出机会而下岗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银鸽艺术团的组建重新点燃了他们演出的希望。一开始，由于资金不足，艺术团也常常面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困境，陈解民和爱人却宁可委屈自己也不亏待演员。最困难的时候，不少演员流着泪对陈解民说：“只要能演出，我们宁愿不要工资，也要和你们一起挺过这个难关。”这些掏心窝子的话，激励着他们写戏、排好戏、演好戏，叫响自己的品牌。本子写得再好，演员爱演，群众爱看，凭着对戏剧艺术的不懈追求，银鸽艺术团全体人员精心打磨每一个剧目，以闪亮的形象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支持。一次，他们去舞阳钢铁公司演出后，公司负责人激动地走上舞台说：“我有三个想不到：想不到漯河人能写出这么好的剧本，想不到漯河有这么好的演员，想不到能这么感动观众！”

陈解民说：“我们排演的主要是现代戏，演的就是普通生活中发生的真实故事，所以群众很喜欢看。每到一地方演出，结束时都会有群众围着演员不让走，说唱出了他们的心里话，希望能多演几场。”

2002年到2012年，银鸽艺术团的演出遍及漯河城乡，还多次受邀到外地演出，为人民群众送上了一台又一台感人至深的好戏，并获得省、市奖励。《谁怕谁》《老夫老妻》《如此孝心》《怕村长》等一批优秀的剧目在社会上产生良好反响，并在全省举行的各类戏剧赛事中荣获17个奖项。

编剧办剧团，在河南是首例，这既是陈解民坚持自己文艺创作理念的自觉行动，也是她在文艺创作上的一种探索与实践。她走出书斋，与演员、观众共呼吸，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，反映他们心声与诉求。“看到那么多群众喜爱自己的作品，我们欣慰，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”

2006年，银鸽艺术团带着作品《母女恩怨》参加河南省首届民间戏剧节大赛。这台戏一共只有5个演员，通过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和演员们精彩的表演，感动了全场的观众。当时的省文化厅董文建厅长激动地说：“一家民营剧团能够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写出这么一台感人至深的反腐倡廉剧，我本人非常感动，可以说，这是一部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好作品。”我省著



大型现代戏《母女恩怨》剧照。

名戏剧评论家荆粹则说：“民营剧团应该走这样的路子——人少戏好！”这台戏被评为大赛金奖。之后，在第一届全省民营剧团戏剧大赛上，由他们夫妇撰写剧本、银鸽艺术团演出的作品《怕村长》又获得金奖。

由于精品不断，银鸽艺术团的名气越来越大，影响力从漯河走到全省，又从河南走向全国，而陈解民这位编剧也受到了业界同行的更多瞩目，全省各地的文艺宣传部门和剧团不断向她约稿。当时的漯河电视台《梨园春》节目特聘陈解民为每期节目创作排演一个小戏或小品剧本，她们创下了每周推出一个新剧的纪录。

坚持“二为”方针 新时代尝试新体裁

综观陈解民老师的作品，你会发现，风花雪月、虚无缥缈的故事并不多见，更多的是反映社会现实和时代特征的现实主义作品。

正如陈解民老师所讲：文艺作品不仅能够反映生活、反映现实，而且担负着一定的社会教化功能，如果“三观”不正，势必助长不良的社会风气，危害青少年的健康成长。正因此，她在文艺作品中，始终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“二为”方针，以血肉丰满的人物故事弘扬新风正气。

银鸽艺术团成立之初，陈解民听说某邪教组织制造的轰动全国的惨案后大为震惊，便深入该邪教重灾区，采访受害群众。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怀，创作出剧本《生日》，并立即组织演员排演。这是银鸽艺术团排演的首台现代戏，更是全国首个以反该邪教为题材的文艺作品，受到河南省委政法委领导的高度重视。剧本排出后，演出效果强烈。省委政法委等四个部门联合下文，在在全省各地巡回演出，首场戏在郑州演出，河南省四大班子领导和省工会领导观看了演出，对剧本给予了高度评价。所到之处，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。至今，陈解民还清楚记得，艺术团在开封市演出时，一些信邪教群众看得痛哭流涕，面对家人和亲友做出深刻反省，还有人追随剧团脚步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看戏。他们说：“每看一遍都有一遍的收获，让我们更加认清了邪教的危害。”

为反映改革开放后人民群众崭新的精神风貌，她坚持深入企业、农村等基层一线采风，挖掘一个个生动感人的典型，以报告文学、广播剧等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从早期的《丰碑》《东风原有主》等报告文学在《莽原》发表开始，到后期编撰或创作的大型报告文学集《来自内陆特区的报告》广播剧《警笛声声》《连贞酒楼》《老兵》等，都在全省、全国范围内产生强烈反响。为把万隆、王宏斌等一批漯河功臣推向全省、全国，为让漯河这座内陆小城走向全省、全国舞台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其间，《卫士》、《夕阳无限好》等30余篇报告文学在1991年河南出版的《踏着焦裕禄的足迹》和1993年经济日报社出版的《小平你好，中国第二次改革浪潮报告文学集》一书中发表。

近年来，习近平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，让陈解民倍受鼓舞。她不断尝试新的素材和体裁，创作出微电影、电视剧、电影等一批反映新时代中国社会面貌的作品。在这些作品中，令陈解民感到欣慰的是，她两部作品获全国一等奖的第一名，小戏《调查》获中国第十一届群星奖金奖第一名；微电影《察访》在河南省纪检委、河南省微电影协面向全国组织的《中原清风杯》反腐倡廉微电影作品

征集活动中，荣获一等奖第一名，还代表河南省参加了“全国首届情系‘三农’微电影大赛”，并荣获了全国唯一的一部最佳编剧奖及全国“十佳影片奖”。

扎根生活以情感人 赢得观众读者认可

在陈解民家中，记者见到了一摞摞大红的荣誉证书，足足有上百本。这是她多年来参加各类比赛的获奖证书，每一本都饱含她的心血、汗水和才华。

熟悉陈解民的人都知道，不管是省市级还是国家级部门组织的文艺作品大赛，只要她出手，奖项必不会落空。这些年，她的戏剧作品不仅在河南上演获奖，还受邀为安徽、山东、江西、河北、湖南等省创作剧本，获奖率百分之百。尤其是她创作的大型倡廉剧《市长的女儿》，获安徽省文化厅2016年“优秀创新戏曲剧目”奖及安徽省2017年度“十大名剧”奖，在全省巡回演出200余场。

采访时，记者问：您是如何做到能数次获奖的？只见她淡淡一笑说：“扎根生活，以情制胜。可以说，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蘸着泪水写成的。”

艺术来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。陈解民说，作为一名作家，仅凭自己对生活的敏感和细致观察是远远不够的，要想写出打动人的作品必须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，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。自小生活在城市的多，对山村生活不熟悉，为写好作品，她多次走进大别山、太行山采风，一住就是大半个月，和村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

在写一名光荣殉职的时代英雄时，陈解民挖掘他的故事时，多次流下了眼泪。写作过程中，更是感动得不能自己。正因为每一部作品都糅进了自己的真情实感，浸泡着自己的眼泪，再加上她的提炼和升华，所以她的作品耐读、感人，充满人间大爱与正义，自然会在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。

2017年，陈解民的创作硕果累累。广播剧《我有一个家》被河南省委宣传部评为2017年精品扶持项目。大型现代戏剧《女创客》在全国第三届“曹禺杯”优秀剧本征集中获提名奖，电影《我是一个兵》和42集电视剧《大河梨园情》在全国第三届“曹禺杯”优秀剧本征集中获入围奖，大型现代戏剧《中年梦》，获河南省第四届黄河戏剧奖戏剧文学奖提名奖。

今年，又是她的一个丰收年。新创作的广播剧《苏醒的土地》，被河南省委宣传部评为2018年精品扶持项目；为市豫剧团创作的大型扶贫现代戏《挖山的人》已完稿；为安徽省全国时代楷模、安徽特警张劼创作的大型现代戏《生死对决》，初稿已完成；根据沙河调戏剧创作的电影《坚守》，正和影视公司洽谈拍摄事项。另有两部新创作的剧本参加了全国各地的戏剧剧本征集活动，初评已入选，具体获奖情况年底前公布。她对微电影《圆房酒》在中国美丽乡村第三届国际微电影艺术节中获奖也充满了希望……

在陈解民家里有这样一幅字：欣赏世界、品味人生。除了写作，他们夫妇每年都会抽出时间去世界各国旅游，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。陈解民说自己的每一天都是幸福的。这种幸福来源于夫妇二人对文学事业的共同坚守，来源于人民群众对自己作品的喜爱和认可，还来源于她笔下一个个充满正能量的、鲜活的人物形象……

她愿用自己的余生去创造、品味、享受这种幸福。



文化动态

长篇小说《沧海残阳》出版发行

本报讯（记者 谢晓龙）10月17日上午，长篇小说《沧海残阳》出版发行仪式在临颍县陈星聚纪念馆广场举行。

该书是我市知名作家余飞在市委台办的大力支持下，以台北首任知府陈星聚为生活原型创作的一部文学作品。作者历时十年，翻阅了大量的史料，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，进行合理的艺术虚构，完成了这部上下两卷、长达5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。该书全面介绍了陈星聚以岛为家十三年，建设台北、抗击外寇、拓疆保土的感人事迹。

仪式上，余飞分别向市档案馆、临颍县档案馆及陈星聚纪念馆、陈星聚后人赠书。

诗风词韵

雨雾

■牛 娜

小雨缠绵，把整个城市浸濡得发白
在雨雾里穿行的车和人，正钻入一则谜语
这样的天气，柴米喂马有些草率，饥荒在周遭蔓延
去书店无序地闲逛，企图消磨掉每一寸颓废
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啊
这知识的浪花，竟没有一朵属于我
我只是那些迷迷濛濛的光阴里，一个懂懂的过客

遇见，总在那些不经意的时刻，仿佛一位旧时的相识
一本诗集，正躺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
满面尘埃，衣衫单薄，定价十三块五
惊讶的手轻轻捧起，纸背还透着经年的沉香
颤抖， “啪”地一声跌落在地，我以虔诚的姿势捡起
像捡起，正层层穿透迷雾的，尘封的往事

心灵漫笔

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

■马万里

“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好时节是要充满等待的，像吹得鼓胀的气球，不要慌着炸裂；好时节就像风中游丝一样晃荡的桂花香，回忆便有了长镜头。
一生只有两天，一天用来出生；一天用来死亡。这是一首歌里的词，是说人生短暂，光阴似箭。年过半百之后，大海一再后退，我必须度过人生的低潮，在四面楚歌时，握紧自己的拳头，依然倔强地冒出头，绝不与这个世界和解。想想先前的自己，只不过是寻常巷陌的女子，多年来也无甚雄心大志。生于小户人家，成长也缺风少雨，内心极其敏感，生成木讷、胆怯，有小心眼和祖传的倔脾气，像极了土生土长的家常瓷器。记得自己曾写过一首小诗《野花》：没名没姓，一天天长大。没人灌溉，忍不住开花。我的老师商震调侃，没人灌溉能开花才是大境界。

有一天，骑车路过一座桥，看天空薄雾笼罩轻纱，天蓝得有点虚假。想起近日之状况，想起每一个岁月晨起喜鹊，落日乌鸦，就想哭。命运叵测之时坏心情伴着阴雨天，大风弥漫，走着走着，眼里会有一只慌不择路的小虫自投罗网。我只能跳下车，快速揉搓眼睛。这时也再无爱惜飞蛾扑火般的菩萨情怀了。中秋夜，身在越南的侄女发来信息，姑姑近日有何大作？我苦笑，回曰：正写《燕归来》，侄女名叫燕子，独闯天涯，30多岁尚未成家。其实，我不是什么天才作家，亦不是神的孩子。所有的文字都是真实的自我反当。

想起爹娘在世的时候，那日子可真好啊！我可以无忧无虑，亦可以天天闲得看蚂蚁上树。记得那时和邻居小宝跑到市人民公园的吊桥处，恰逢一截木板腐朽，一人从桥上飘然下落。小小的我忧伤很久，一直想还会有第二个人落下，且那个人是不是我？还记得落日余晖下，我和代喜梅放学回家，她一手扶着我的肩在废弃的铁轨上走一字步，金色的余晖照在我们两个少女的脸上，落叶簌簌。还记得，我政治考了118分差两分满分，教政治的赵主任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慈爱。还记得我的数学老师荣老师对我这个语文好的学生偏爱，其实她不知道，她的数学课上我总是走神，她拿粉笔头掷我们班的王玉说她个像“瞎蒙眼”菩萨。老师从来不舍得说我半句，即便如此，我也知道那其实就是在说我。还记得小时候，我家院子里常常晒着花花绿绿的猪槽，空气中氤氲着熟玉米面地瓜果的味道。中午浓烈的阳光照进屋里，妈妈坐在门槛边，一根一根地在腿上搓麻线，或是埋头纳鞋底、缝鞋帮，偶尔抬手在头发中磨下针。我特别喜欢那种花花绿绿的感觉。那时候，家里穷得连凉粉都买不起，而我却嚷嚷着要吃。妈妈就用笋一遍又一遍地将玉米面磨细，然后给我们打凉粉，妈妈做的玉米面小甜饼我一顿能吃好多，常常吃得小肚如鼓。现在想起来，过去虽然日子穷，但我们内心安静、纯美，生活像蜜糖。还记得小时候的梦想就是长大后一定要去北京，在天安门前照张相。

作为一粒诗歌的种子，我终于明白了这一生要干的事，之后，很多年长久地沉浸其中。那是2007年，我的诗在全国1000多件应征青春诗会稿件中脱颖而出。当我第一次兴奋地去火车站买票时，排队的陌生人见我笑靥如花，喜上眉梢的样子，问我：你是去北京开17大？我说不是，我是去门头沟开青春诗会。第一次出远门，诗友白衣飞鹤告诉我到了北京，问路时要找长相善良的人问，别上了坏人的当。而我感到温暖的是，我的导师，早上五点亲自去北京西站接我，让我热泪盈眶，至此我有了人生的第一次日出。2014年，我又去鲁迅文学学院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。如果说青春诗会是诗歌的黄埔军校，那么鲁迅文学院就是作家的摇篮。2015年我的小说处女作《红沙场》刊登在《北京文学》上，那是我人生的又一次转折。

苦难的生活，人生的真味，时时冲击着我的心灵，让我左手诗歌，右手小说，累并快乐着。